

福音书

第一课

福音书介绍 教牧访谈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 2012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版权所有。未经本出版机构书面许可（除非为着评论，审议或学术目的所作的简要引用），本电子版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为着盈利的目的传播和发行。接洽方式：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nc., 316 Live Oaks Blvd., Casselberry, Florida 32707.

非经注明，所有经文引用来自中文圣经 和合本© 2000 IBS 国际圣经协会。

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断增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经的神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徒领袖。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传道人和领袖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写作、设计和制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在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台和电视等。

有关于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thirdmill.org>.

目录

问题 1: 福音书作者为什么认为, 用如此仔细的文学叙述记录这些事实是这么重要?	1
问题 2: 福音书有价值, 只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耶稣的事实, 还是也因为它们有文学方面的特质?	1
问题 3: 辨认和考虑福音书的文学体裁, 这为什么很重要?	2
问题 4: 我们能够确定耶稣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吗?	3
问题 5: 圣灵的默示如何影响福音书的历史可信性?	4
问题 6: 对于四福音书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口传传统上的指控, 福音派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	5
问题 7: 现代历史学家的意见, 比福音书的记载更可靠吗?	6
问题 8: 为什么门徒的失败和缺点, 应该增强我们对福音书叙述的信心?	7
问题 9: 圣经以外的叙述怎么能证实福音书的可靠性?	9
问题 10: 我们怎么可以与怀疑的和不信的人讨论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问题?	10
问题 11: 为什么有人认为符类福音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之处是有问题的?	12
问题 12: 有多卷福音书, 基本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这其中有什么价值?	13
问题 13: 为什么约翰福音和符类福音如此不一样?	14
问题 14: 福音书中缺少严格的时间顺序, 这对现代读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吗?	15
问题 15: 福音书之间的差异, 是否表明它们的作者彼此有分歧?	16
问题 16: 耶稣时期的犹太人期望弥赛亚会做什么? 和这些期望相比, 耶稣的表现怎样?	17
问题 17: 为什么福音书作者认为, 彼得具体承认耶稣是基督, 这非常了不起?	18
问题 18: 弥赛亚为什么一定要从大卫的后裔而出?	19
问题 19: 我们怎样把耶稣君王的职分与他委身要受苦和死协调起来?	19
问题 20: 福音书有教导说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吗?	20

问题 21: 耶稣宣告的福音的中心焦点是什么?	21
问题 22: 耶稣用哪些方式隐含地教导上帝的国?	23
问题 23: 我们可以怎样总结耶稣对上帝的国的教导?	23

福音书

第一课：福音书介绍

教牧访谈

访谈嘉宾

理查德·鲍克汉姆博士 Richard Bauckham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Bauer
斯提夫·考恩博士 Steven Cowan
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杰夫·洛曼博士 Jeffrey Lowman
奥尔伯特·穆勒博士 R. Albert Mohler, Jr.
吴慧仪博士 Wai-yee Ng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 Richard L. Pratt, Jr.
大卫·瑞德林斯博士 David Redelings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
司蒂文·苏拉卡斯博士 Steven Tsoukalas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Wellum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

问题 1:

福音书作者为什么认为，用如此仔细的文学叙述记录这些事实是这么重要？

每一个熟悉新约圣经四福音书的人，都应该认同福音书提供了书面上 — 也就是文学方面 — 对耶稣的描述。这些描述主要是对他生平和事奉的叙述，以围绕他的受死和复活的事件达到高潮，通过故事的形式流传给我们的。但是福音书作者为什么认为，用如此仔细的文学叙述记录这些事实是这么重要？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很重要的是，福音记载以文学形式流传给我们，这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随着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开始去世，这些传统就开始以口传的形式传递下去，并正在形成有条理的传统，但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对它们的记述，订立这传统。这样，把传统以文学形式固定下来，这就能起到一种固化使徒对耶稣生平见证，使之具有权威性的作用。

问题 2:

福音书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耶稣的事实，还是也因为它们有文学方面的特质？

学习和教导四福音书的人，都应该能看到福音书是很仔细的书面文学。但是现代的读者，并不总是确定我们的解释应当如何受到福音书文学特质的影响。福音书

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耶稣的事实，还是也因为它们有文学方面的特质？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很显然，文学是我们认识上帝的途径，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本圣经来读。我们不可能亲历耶稣在地上生活时的场景，他不可能在每一代人的时候再回来，所以上帝指定那些是他做事的目击证人，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对于福音书的组织结构，还有另外一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就是福音书讲述了故事。它们讲述了耶稣的生、死和复活的故事，这些融合成为上帝为了世人、为了我们的将来要讲的那伟大故事的一部分。人爱听故事，人既然对福音叙述仍有很好的回应，这些故事继续吸引人来思考，在一种意义上，我们收到邀请进入这个叙述中，我们能亲自听到耶稣说了什么，思考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文学，相应地对他作出回应。

问题 3： 辨认和考虑福音书的文学体裁，这为什么很重要？

认识到四福音书文学方面的重要性，这就可以让我们在更负责任的解经上继续前进。但是如果不能辨认出福音书中的文学体裁，我们在解经路上也不能走得太远。辨认和考虑福音书的文学体裁，这为什么很重要？

理查德·鲍克汉姆博士 Richard Bauckham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对我们在读的是哪一种文学作品会有一定认识，这就指引我们该怎样去读，带着怎样的期望去读。例如，如果你读的是一本历史小说，你就不会期望它是事实确凿的历史，你不会受到误导。或者如果你是在读一本短篇小说集，你知道它不是一本连续性的小说，你就不会按照连续性小说来读。所以对于我们读的是哪一种文学体裁，这种题材是按照怎样的文学惯例表达，我们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认识。当然，就古代文学而言，我们面对的，可能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文学形式不同，通常我们读现代世界的文学，多少凭直觉就知道该怎样读。但对于古代文学，我们可能要想一想。例如四福音书，大多数学者现在认同，福音书是古代传记的一种形式。但它们是古代传记的一种形式，我们绝不可必然就认定，可以按照典型的现代传记一样，从福音书中了解到我们要知道的事情。例如它们并不专注于耶稣个性的发展，或者他的品格的特征，如他的幽默感，而这些通常是现代传记感兴趣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它们是哪一种的文学体裁。

读四福音书的人，当发现在不同的福音书中，事件是按不同顺序排列，通常就会相当担心，或者有时会相当担心。如果我们知道，古代的传记并不一定有这样的要求，人不一定要按时间顺序来安排材料，而是可以按主题，而不是时

间，把素材集中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对福音书来说，其实并不是问题。很简单，它们无需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大纲，当时的人也不期望它们是这样。

问题 4： 我们能够确定耶稣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吗？

正如明白福音书要传递什么内容，这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它们要传递的内容。福音派基督徒坚信这种观点，就是福音书是事实 — 他们是对耶稣基督这一位非常真实的人在历史上事奉的可靠记载。但其他现代学者质疑福音书的历史可信性。一些人甚至认为耶稣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能够确定耶稣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吗？

斯提夫·考恩博士 Steven Cowan

人有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学者是非常非常少。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甚至连最自由派的学者，都认同确实有一位名叫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在主后 1 世纪的时候，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生活和教导过，并且他被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绝大多数学者相信这一点的原因，就是支持这一点的证据非常非常有力。首先，我们看到有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它们都讲述了耶稣的故事，并且至少彼此是半独立的。符类福音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们彼此有重要的关联 —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很有可能是从马可福音借用了一些材料 — 但符类福音讲述了关于耶稣的故事。路加本人在他写的福音书开始的地方，告诉我们他要描述真正发生的关于耶稣的历史，发生在他身上，通过他发生的事。然后我们看到有约翰福音，每一个人都承认这卷福音书是独立的。保罗论述耶稣的时候，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样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本身的这些不同声音，都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

但除此以外，我们甚至有圣经以外的来源，提到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例如我们看到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到耶稣是生活在加利利，被本丢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有大量跟从者，这些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塔西佗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绝对相信耶稣是一个实在的人，有一群跟从他，相信他复活的人。我们看到生活在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可能生活在耶稣和他使徒年代后期，至少在那时期是一个年轻人。约瑟夫讲到这个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人，他传讲自己是弥赛亚，跟从他的人也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他的门徒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我们有这一切不同的声音，见证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事实。甚至不止这些，我们可以说，如果真的没有耶稣这个人，人就不可能解释作为一场运动，基督教信仰的起源。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

任何历史研究都要以证据为基础 — 在这情形里，基础是古代的证据。我们有圣经正典的证据，我们有正典以外的证据，我们有约瑟夫的证据，我们还有不在新约圣经之内其它初期基督教来源的证据。我们有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证据，我们有苏维托尼乌斯和其他罗马历史学家的证据。所以我们有圣经以内和圣经以外的证据，证明耶稣确实存在过。除此以外，我们有碑文的证据，我们有考古学的证据。例如耶稣的兄弟雅各的骨瓮上提到耶稣的名字。所以存在着直接和间接，文学和考古学的证据。

问题 5： 圣灵的默示如何影响福音书的历史可信性？

大多数不同神学流派的学者，都教导有一位真实、历史上的耶稣存在。但福音派基督徒也强调福音书是完全可靠，从历史角度可靠，不仅在耶稣存在这方面是这样，而且它们教导的每一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证明这一点的中心方法，就是指出福音书是圣灵默示的。那么圣灵的默示如何影响福音书的历史可信性？

司蒂文·苏拉卡斯博士 Steven Tsoukalas

认定圣经是可靠的，用一种古老的说法，就是“可靠性”，认定这一点 — 我不仅仅认定这一点，我现在就是认定这一点，但比如对福音书来说，还有很多可以说的，证明它们是可靠的 — 认定了经文可靠，我们被告知圣灵是上帝，我们被告知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被告知，古时的先知受圣灵感动，基督告诉我们，基督告诉他的使徒，圣灵要叫他们想起基督对他们说过的话，让他们想起他的话。圣灵的工作，或者说，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把我们指向耶稣，把使徒指向耶稣，默示他们，所以在他们写下的作品中，就好像圣灵在使用他们真实时空的生活境况，使用身为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他创造出他们的个性，使用这一切，并且按照他对世上发生事件，特别是当时在古代近东发生事件的护理，让他们给我们写成关于基督，关于他做过的事的记载。

今天有一种运动，是一种哲学的释经的运动，人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握住一位古代作者的意图。这样的一种结果，就是人称为的“读者回应” — 我读了经文，我对它作出回应，我就创造出这经文的含义。但如果圣灵默示了圣经，圣灵是上帝，那么他当然就能保证，他要在属于他的人群中间也做成解释圣经的工作。这就是我认为，如果基督徒神学家采纳了后现代主义，这就隐含成了无神论，隐含成了不可知论，隐含着否定上帝特征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作者的意图，这就意味着 — 往后退一步说，就是我们不能知道上帝的意图，因为圣灵上帝默示了圣经作者，给我们写成圣经。他肯定能默示我们知道这意图，明白经文的意图。

问题 6：

对于四福音书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口传传统上的指控，福音派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

令人难过的是，许多现代学者否认四福音书是上帝如此默示，以致它们在历史方面是可靠的事实。这种批判大部分是出于一种观念，认为四福音书的作者不是目击证人，他们是依靠关于耶稣这个人和他工作的那种有缺陷的口传传统写作。对于四福音书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口传传统之上的这指控，福音派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

理查德·鲍克汉姆博士 Richard Bauckham

二十世纪对福音书的研究，大部分是受到那些二十世纪初进行形式批评工作的人的严重影响。这些人对关于耶稣的传统、关于耶稣教训的传统、耶稣的故事，是怎样通过口头传述，最终传到福音书作者那里，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他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想象在起初的目击证人，肯定是这些目击证人起始了那些关于耶稣的传统，和福音书作者之间存在着一段口传的时期 — 在这口传的时期，在初期基督徒群体中间，说法和故事是从人传到人的。他们把这看成是有可能非常有创造性地发展，在这过程中可以发生各种各样传统的发展，初期群体在此期间创造出了四福音书的许多内容。他们也把这看作是一种过程，在其中传统是匿名传递的，这些传统不是出自彼得或雅各，或其中一位目击证人，而只是出于那种拥有传统，把它们传递下去的群体。所以仿佛存在一个时期，期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传递上面。很多福音书学者采纳了这基本构图，但论证说这传递是相当保守的，传统是得到相当准确的保存，但其他学者接受在这口传阶段会有各种各样创造性发展的观点。

对于这种传统传递的构图，我要说的也许是两个关键点。一点就是，在我看来，形式批判学者忽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传统开始传递的时候，目击证人尚在，并且贯穿传统口传的整个阶段，他们仍在。所以，这并不像是这些事情独立发生。目击证人在场，他们本身继续讲他们的故事，报告耶稣的教训。他们是那种有权威的保证人，如果人要了解关于耶稣的有权威的传统，就真的到他们那里去的那种人。例如，我认为到了马可写作很有可能是四福音书中最早一卷的时候，一位福音书作者很自然就会去找仍在身边的目击证人，为他写的福音书寻找素材。所以我认为，目击证人不是很简单就被这种匿名传统取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很值得考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二十世纪初的形式批判学者，很有可能是使用当时存在的，所有传统中最好的模型进行研究。但是，现在对口传传统的认识已经大大加深。当时他们最依靠的，是民间故事在欧洲历史上的传递方式。当然这些事情是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之内传递下来的。和新约圣经时期几十年间福音传统的传递相比，这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按照定义，民间传说都是虚构的材料，而传递虚构材料的人，通常对它创造性的发展很感兴趣。他们并

不觉得有义务要把材料准确传递下去。但我们现在对口传传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有对全世界，非洲、部分亚洲、等等等等所有社会口传传统的研究 — 有大量数据，表明口传传统是怎样运作的 — 我们能说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实际上，大体上来讲，对于口传传统，我们能确定的是少之又少。口传传统怎样保存、传递和接受，每一个社会的情况很不一样，并且我们需要对具体的社会要有一定认识才行。但我们确实知道，如果一个依靠口传的社会，因为认为它的传统是历史性的，所以要准确保存的话（而许多依靠口传的社会，确实能够在历史传递和故事之间作出区别，并分别加以对待），如果他们拥有想要准确保存的历史传统，那么他们就有这样做的方法。例如，他们可能有记忆的技巧，有时记事情就可以非常接近和详细。但他们也有专人负责保存传统。所以传统不是必然会受任何传递的人随意摆布。有人是可以说得到授权保存传统。我想就初期基督徒群体中的四福音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目击证人本身就是接受委托保存传统的自然人选。所以，我认为之前的形式批判学者，使用的是很不恰当、也是非常死板的口传传统模式进行研究，是我们现在其实并不能接受的。我们对口传传统有多得多的认识，没有理由认为它是按照形式评判学者提出来的方式运作。

问题 7： 现代历史学家的意见，比福音书的记载更可靠吗？

福音书大量依靠目击证人的见证，而马太和约翰亲自目击了他们记载的大部分内容。即使如此，一些评判学者还是尝试区分福音书中包含的耶稣真实的教导，和他们认为的基督教口传传统带来的修正和添加。这些尝试常常被说成是“探求历史性的耶稣”的一部分。但这些探求是负责任的探求吗？现代历史学家的意见，比福音书的记载更可靠吗？

理查德·鲍克汉姆博士 Richard Bauckham

关于历史性的耶稣的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自从 19 世纪初期以来很多福音书学者研究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尝试回到四福音书的幕后。我认为它是先入为主认定四福音书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来源，至少它们是被人大量解释过的来源。当然在一种意义上这没有错。四福音书的作者对耶稣是谁，耶稣的意义等等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写作，并不是简单地为事实立传。他们和所有历史学家一样，都是在做解释的工作。我想在这探求背后的观念，经常就是人仿佛要去除所有那些解释，回归到耶稣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的那种赤裸的事实。但我认为结果自然就是，你得到的是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对耶稣的解释。我们绝无可能得到赤裸的事实，或者我们能得到的赤裸事实，其实是很无趣。我们只有思想造就历史，使事情变得有趣的事的意义时，这些事实才是有意思的。

我想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尝试剥离我们在四福音书中看到的对耶稣的解释，而是应当承认，有一种层次的对耶稣的解释，其实是追溯回见证了耶稣历史中事件的那些目击证人本身，他们自己就是那些事件所涉及的参与者。现代人经

常以为，如果我们有了一些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见证，就会比我们得到参与事件，受事件牵涉和影响的人的见证更可靠得多。古代历史学家的想法通常完全相反 — 而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更好 — 就是局内人能真正告诉我们更多的事，给我们最有意思最可靠的证据。一方面，如果你深深受到某件事影响，这就比你只是一个没有具体参与，只是旁观者，能让你更好记住这件事。但还有，你就会对这些事件的意义有一种认识，在你经历这些事件的时候，你就领悟到它们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所见证的耶稣，我说的是耶稣的那些初期见证人讲他们故事时讲到的耶稣。我们有的，确实是事实和解释的融合，但我们有的这种事实和解释的融合，是追溯回那些涉身其中的参与者的。

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比一些回到福音书背后，其实是把自己的解释强加进去的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更可靠得多。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过未经解释的事实。如果我们没有马可的解释，如果我们没有彼得的解释 — 我认为马可福音的背后就是彼得的解释 — 那么我们有的，就是某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解释。那种认为我们仿佛能得到外在解释的观念是错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方法应该是不要尝试回到福音书的背后，而是研究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叙述。当然这是有不同的理由的。有一些种类的证据，是依靠福音书，认定它们出于可靠的来源就可以得到的。但说到底，我们有这些早期与耶稣在一起的人，他们的生命被耶稣改变，深受发生的事影响，所以想告诉每一个人这些事情而采取的方法。我们所拥有的，是这些人对事件的见证。

问题 8： 为什么门徒的失败和缺点，应该增强我们对福音书叙述的信心？

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福音书叙述是可靠的历史，其中一些这样的理由，与福音书的实际内容有关。有时学者强调的一个理由，就是福音书经常用不利于十二使徒的方式来呈现他们。但为什么门徒的失败和缺点，应该增强我们对福音书叙述的信心？

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四福音书确实讲到使徒的失败，相当引人注目，看到他们跌倒得如此厉害，这真令人心痛，并且这能引导我们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些人如此失败，我们怎能相信他们后来写的内容？”理由一，他们是人，他们是有限的；该知道的，他们不是都知道；他们听了，他们不记得。耶稣一次一次反复对他们说话，他们不听，因为这和他们认为的对不上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试过向除美国以外这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的人解释美式足球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是不明白。耶稣反复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他要上十字架，这个观念和他们的期望根本不符。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所以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罪人，不喜欢耶稣

说的话，所以视而不见，不想面对。但耶稣也是在不断推翻常规和人的期望，他们也是有限的人。我们应当对他们有一些同情心才对。

我们可以从很不一样的角度说，门徒的失败代表我们全部人的失败。我们都失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首先要来的原因。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和他们一样。而他们其实给我们很有意思的看见，就是在一种意义上，门徒的失败给我们开了一条认识四福音书的道路。你读一本书，你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是明白这一点。你读福音书的叙述时，你是在找一个英雄人物。我能代入谁的角色？啊，我想要和耶稣一样，但是，哎呀他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而我不能，所以我不能把自己代入他的角色。嗯，那么认同与他为敌的人，法利赛人，文士，那可以吧？不，没有人想这样。那么群众呢？那些善变的傻瓜，一时跟从耶稣，接着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就离开了；我们不想和他们一样。还剩下谁？啊，门徒。我们能说：“嗨，那就是我，我在努力跟从耶稣，但这很难。”“我在努力跟从耶稣，但我在黑暗里。”“我在努力跟从耶稣，但我好怕。”也许最重要的，不是问“门徒失败了吗？”而是问，“他们失败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最明显的分别，就是犹大和彼得的情形。虽然我们不喜欢，但你其实可以说，就是犹大和彼得到了最后，几乎是一模一样地背叛了耶稣。当然彼得没有因此拿到钱，犹大是为了钱出卖耶稣。彼得背叛耶稣是为了保命。因为一个 *paidiske*，一个女仆，十二三岁，可能是十一岁的女仆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也许在一两个钟头之前，他还愿意为耶稣去死，但现在这小小的女仆走前来说：“你难道不是他们一伙的吗？”这里有人进一步施压，他就在这压力之下消化了，你知道的，就是女孩问他问题。啊，我们能和这一点感同身受。我们一刻之间如此坚强，紧接着是如此软弱。我们也会今天愿意为耶稣去死，明天就撒一个小谎来掩盖我们犯的某个错误。那么问题就是，“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犹大绝望，上吊自杀了。他觉得懊悔，但没有向上帝回转求医治。彼得悔改了，当耶稣到彼得这里来，要挽回他的时候——“你爱我吗？你愿意牧养我的羊吗？”“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接受托付，得到赦免，他就继续向前。重要的是这一点。不是“他们失败吗？”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失败。问题是，“你失败以后发生了什么？”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

学生们经常因为在四福音书中，特别是在马可福音中，门徒们看起来如此糟糕而受到困扰，我想门徒们很有可能在马可福音里是表现最糟糕的。我认为从中可以得出两个关键要点。第一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福音书是在使徒是英雄，门徒被看作是信心英雄时写成的。所以如果他们把自己描写得很糟糕，这是因为他们在记载实际的历史事件。这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使徒们不会粉饰实际发生的事。他们是在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曾经失败。如果事情是初期教会编造出来，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我们就会期望他们被美化成为大英雄。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对门徒准确的符合历史的描绘。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对于福音书的作者来说，福音故事的真正英雄是耶稣，唯独是耶稣。以马可福音为例，马可福音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作门徒，

它其实是问，“耶稣基督的门徒担当什么角色？”但在马可福音中，其实只有一位真正的门徒。换言之，只有唯一一个人，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坚忍到底，取得成功（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对门徒说：

“如果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马可福音中，只有一个人是背起十字架的，那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我们看的是基督。我们不是看人的榜样，因为耶稣是我们终极的榜样，他是那位终极的门徒，一个全然按父旨意行的人。

问题 9： 圣经以外的叙述怎么能证实福音书的可靠性？

福音书叙述的历史可靠性，得到圣经以外来源，比如其他古代历史学家作品的证实。当然，并非所有圣经以外的古代历史学家都是可靠的，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像圣经作者那样有圣灵默示。因此，圣经以外的叙述怎么能证实福音书的可靠性？

大卫·瑞德林斯博士 David Redelings

我认为，在关于证明来源可靠的问题上，我们从历史角度，首先需要根据我们已经信任的来源来加以验证。例如，我们通常最终是从现在开始，按照时间倒叙来加以验证。例如我们如果回到第4世纪，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在君士坦丁的时候存在着基督教会。我们也知道，在同一个时期，我们看到有基督徒，比如优西比乌或奥古斯丁，我们有他们的作品。我们在他们和其他人的作品中 — 我是指我们有第4世纪基督徒作者的作品集 — 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有提到其他更早期的作者。例如第4世纪初的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宣称他可以查看在巴勒斯坦的藏书，基督徒的藏书；例如他在他写的《教会史》中直接按字句引用了很多更早期基督徒作者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还有其他更早期的基督徒作者，我们甚至确实有他们的作品，我们能实际用优西比乌的节选对照验证他们的作品。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基督徒作者当中的格利免，伊格纳修，坡旅甲，殉道者游斯丁和爱任纽。除此以外，我们甚至看到有世俗作者，比如普林尼，他们也提到初期的基督徒。例如我们看到有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列出了关于施洗约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还有关于雅各，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他在耶路撒冷公元70年被毁前不久被处决的信息。这样，我们就有了圣经以外大量的资料来源。

但是我们在看福音书的可靠性，或者看它们之外的证实时，经常忘记一件事，就是新约圣经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一卷书，而是书卷的汇编。实际上，新约圣经其实不是按照我们几百年来看到的形式汇编成书的，当时通常人是看不到我们现在有的书卷汇编，却看到的是各卷书单独流传。它们是由独立的作者在不同的时候写成，只是在后来才汇集成册。所以，福音书之后的所有书卷，保罗的书信等等，本身就是对一开始的基督教信仰的独立验证。当然它们不是讲了四

福音书里面的所有事情，但它们确实讲了一些主要线索，对基督的信心，它们对我们讲了关于初期基督徒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其他很重要的要说明的是，人经常认定，不能把福音书本身看得太认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对发生事情的见证。我认为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认定对于任何书籍，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的书籍，只要当中有一个富争议性的人物，不管是宗教还是政治人物，就很简单地不再考虑那作为一种体裁的整个来源。例如在现代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因为某个政党是它们自己议会的来源，就不再考虑这个政党对他们举办的议会的报告。法庭也会采纳同样的态度。法庭不认定证人是正确的，但多少是姑且相信他们的见证，就是说还是值得听他们的陈述，值得考虑和批判性评估、但仍是评估他们提出的证据 — 如果证词合理，就予以采纳。这样，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福音书也要求我们同样对待它们，接受它们作为见证，考虑它们宣称的，当然你绝不可能有任何完全由其他人复制出来的见证，而这就是见证的实质，它要求人加以考虑。我认为这就是福音书作者对他们的读者提出的要求。

问题 10:

我们怎么可以与怀疑的和不信的人讨论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问题？

基督徒有很多理由去坚持圣经的历史可靠性，包括圣经是圣灵默示的，它的目击见证，它诚实论述它的主题和人物，以及圣经以外的确认。但对于那些不相信默示，认为圣经和任何别的古代宗教作品类似的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可以与怀疑的和不信的人讨论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问题？

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福音书是可靠的、圣灵默示的，我们有事实可以说，福音书是直接的。如果可能，我愿意用一种方式说这个问题，是可以吸引一个可能是怀疑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这人可能不愿意相信上帝必然存在，或者认为，“也许有一位上帝，但是谁能够肯定，他会如何在这些特别的人的生命中动工呢？”所以我要给你举出一些理由，或者甚至是十个理由，让你相信福音书是真实的。第一：在古代的世界，人是通过记忆来学习的，拉比的学生把拉比说的关键的话背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特别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在叙述的部分用词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但是到了记录耶稣的话的时候，用词变得相似得多，实际上经常是一模一样的原因。他们是把耶稣的话背了下来。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有这种技巧。他们没有参考作品，所以不会变得懒惰，他们努力背诵。

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门徒的写作，确实不是没有知识的人的写作。如果你看他们的希腊文，特别是路加的希腊文，就会发现这是相当细致。虽然约翰使用的词汇和句子结构相当简单，但他有一种非常细致的方法论。马可在把资料汇集

起来和其他方面是聪明得出神入化。他们是细致的人，是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不是在大学教育这样的层面，但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当时的人知道，写作是有标准的，你要写出事件的梗概，你可能是把一位将军在战场上说的话、做的事，用非常缩减的版本表现出来，但你不能杜撰。如果你杜撰了，就没有了信用。失去信用，部分的原因是，也许这就是第三个理由，就是周围有目击证人。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如果路加福音正在流传，或者马可福音正在流传，有人说：“嗨，这城里有某某曾经得到医治，”然后举出约旦河那边睡鲁女儿的名字。然后福音书传到那里，他们说：“嗨，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叫睡鲁的人，有女儿从死里复活的。耶利哥城外从来就没有瞎眼的乞丐，你知道的，这里那里从来就没有过瘸腿的人，从来就没有一个叫撒该的人来爬树。”“我在耶利哥住了一辈子，从来不记得有这件事。”我的意思是，如果福音书流传到那些地方 — **理查德·鲍克汉姆**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这一点的很棒的书：《**耶稣和目击证人**》 — 你知道的，名字是具体的，地点是具体的，如果那些事情没有在那些地方发生过，他们马上就会失去信用，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是可靠的。

另一个事实，就是当时人把书面记录保存下来。在纸张稀少珍贵的时候，人仍把他们拉比说的话一字一句记下来。另外的事实，就是耶稣说的话是很好记的。他使用了大量的诗歌体，大量栩栩如生的说法。“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要记住这句话能有多难？看到了，人人都能马上背下这句话，因为它如此扣人心弦，如此可怕，事实就是超过一半的耶稣的教导，包含有让它变得很容易记住，常留在人思想中的内容。当然，除此之外，门徒们还经常在彼此在场时作教导。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也许你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 让我们这样设想 — 你讲了一个故事，身边有四五个人，也曾在故事现场。你说：“我记得……”然后某人说：“不，不是这样的，你不记得吗？他是五分钟以后才来的。”“哦，当然，你是对的。”上帝默示圣经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一个使徒帮助其他使徒记忆这种方法。当然，如果你尝试过，那么有一些事情，是你不能忘记的。我喜欢对学生说，我有一次因为一桩杀人案被警察拘留。我没有杀人，但那件事令我难忘。实际上我对那被警察拘留的十几分钟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警察掏枪，要求我出示身份证件，我找不到，和我在一起的有哪些人，他们说了什么。如果你看见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你认为你会把这件事忘记吗？如果你尝试过，你能忘记吗？

相信福音书可靠的理由还有很多，也许我能够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导的中心。这有点古怪，但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一些主题，如果耶稣讲过，这本来会很有帮助。如果他讲了一些很清楚的对三位一体的归纳，这岂不对人很有帮助吗？但你知道，福音书作者从来没有把这加在他口中。如果他讲过，一个外邦人和另外一个外邦人结婚，结婚了，住在哥林多或罗马。要不要继续保持这段婚姻，还是不保留，这岂不是对人很有帮助？哦，这会很有帮助，会打消很多争议。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借耶稣的口说这些事情。

很特别的是，后来的争议没有加在耶稣口中，后来争议的解决办法没有加在耶稣口中。

但也许我能说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这一点：目击证人用自己的生命保证和密封了他们的见证。你可能会想，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被鞭打、殴打、入狱、钉十字架之前，只是其中一个人会说：“其实，你知道吗，这一切其实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而已。”他们为说过的话死了。当然我们知道经常会有人因谎言而死。很多因谎言而死的人并不知道那些本是谎言。有少数人会为他们知道的谎言而死，如果这样能给他们在有生之年，带来巨大的权力、财富、或名声的话。可是这些见证人一样都没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名小辈，他们到处逃避，他们十分贫穷，他们成为祭物，他们遭毒打，甚至致死。但是，没有一个人收回他们的见证，所以我们能相当肯定发生的事是真实的。

问题 11： 为什么有人认为符类福音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之处是有问题的？

每一卷福音书，都以不同方法呈现耶稣生平和工作的历史事实。约翰福音通常和其他分开，是最独特的。其他三卷福音书 — 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 — 被称为“符类”福音，意思就是它们“看起来类似”。但就连符类福音也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学者们经常把符类福音之间存在的相似和差异之处，称为是“符类福音的问题”。这个术语引发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符类福音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之处是有问题的？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符类福音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些学者发展出来的说法，实际上是回到教会之前的时候，人看到前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在彼此非常非常相似的同时，彼此之间仍有差异。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显然记载了一些不同的事件，甚至事件的时间顺序；但符类福音问题特别关注的是存在相似之处和差异的这个事实。特别引发出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位福音书作者使用了其他福音书作者中一位的资料（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 实际上，路加甚至在他福音书开始的地方就提到，他参考了已经写成的其他福音书 — 如果这是发生的情况，他们彼此使用对方的材料，那么为什么也存在着差异？问题不仅仅是它们彼此相似，（基于这些事件是否是历史事实，甚至作者是否使用了彼此的材料，存在着相似之处是合乎情理的，）但为什么既有一些相似之处，又有一些差异之处？现代学术界的回答相当不同。一些人，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很有可能会说马可福音是第一卷福音书，其他福音书作者，马太和路加，使用了马可福音，也许他们还共享了一些其它来源，然后把其他独特的来源加到他们自己的福音书中。这些就是解释福音书之间有差异的有一些通常方法。但最有意思的是，符类福音问题的这个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至少回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和优西比乌，这两个人都写了整本的书，解释为什么

福音书既彼此相似又彼此不同，主要的背景是针对他们当时的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进行捍卫工作。这确实就是我们作为学者，还有平信徒今天做的事情。我们读福音书，看到它们的相似和差异之处，却仍然相信上帝默示了福音书。他们受到默示，写出真实的记载，使用其他来源，也对发生的事件向我们提出他们自己的神学解释。

问题 12:

有多卷福音书，基本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这其中有什么价值？

因为符类福音在很多方面如此类似，一些基督徒就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三卷这样的福音书。以及在这件事上，约翰福音真的和符类福音有所不同吗？有多卷福音书，基本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这其中有什么价值？

大卫·瑞德林斯博士 David Redelings

我认为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的重要性，通常就是人们所想的那样，就是它们讲了非常类似的事情，而实际上这有时是被忽视了，而这相当重要。这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实际上是以很重要的方式证实了在耶稣的一些基本教导，他的身份等等方面，初期基督徒有广泛共识。这不仅证实了这一点 — 而且在基督徒群体中，实际上存在着广泛的，是很广泛的信念 — 但这也让我们稍稍聚焦在这些特别要素的重要性上。例如，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到最后约翰说，关于耶稣，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是可以写的，如果写下来，全世界都装不了这些书。而我们知道，路加说他察看了其他来源，他知道有其他来源存在；他在他写的福音书的介绍部分讲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有大量可供选择的地方，而很重要的是，这三位福音书作者，特别是在他们的选材方面有如此多的重叠。这也表明他们对那具体材料的重视，很有意思的是，在福音书文本中，耶稣实际说的话，经常要比前后的叙述差异要少，这就表明初期基督徒对基督的话的尊重。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上帝赐给我们福音书的四重见证，其中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虽然它们在叙述方面有很多重叠之处，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这前三卷尤其如此，但约翰福音也是一样，耶稣总体的故事如此多有重叠，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四卷福音书，或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的情形里，还需要三卷？对于这一点，其中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上帝选择了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多样和完全的描述，其实是对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四重描述。用来说明这一点的对人很有帮助的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我们要对纽约这座城市的天际线画一幅画，或者照一张照片，我们有一些是用水彩这种介质，其他用照片，可能在一天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座城市，对一些人来说，有这四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他们一开始会觉得混乱，为什么要有四种不同的叙述，或四个不同的画面，但人很快就发现，它们都呈现纽约城天际线的同一个现实，但我们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表现介质，就是对纽约城天际线这一个现实有不同的视点和不同的呈现，这就丰富了

我们的看见。对于四福音书，这丰富是何等大得多呢？一个人的任何传记都值得不是千篇一律，任何伟人都值得从超过一种的视角来观察。当我们谈论上帝道成肉身的儿子，上帝祂自己，生活、行事为人，讲出上帝的智慧，行出上帝的神迹时，只有一个叙述，这对他说过、做过的一切来说，这就会是绝对不合理的。实际上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与这类似的评论，难道不是吗？约翰指出，如果全世界都变成羊皮纸和墨水，我们都绝不能用全部的细节或全部的丰富来叙述耶稣说过做过的一切。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在教会里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符类福音的三重见证，四卷福音书在一起的四重见证，而不是只有好像是一大卷的一本福音书。

奥尔伯特·穆勒博士 R. Albert Mohler, Jr.

新约圣经中的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并不是偶然被收集在一起的。我们相信圣灵默示了这些福音书的每一本，默示了福音书的作者，圣灵确实监督了新约圣经的成书过程，所以我们有这四本有权威、无误、无缪和绝对可靠的指引，来认识耶稣是谁，耶稣说过什么，以及为什么这很重要。你知道，真正有意思的是，圣灵知道我们需要四卷福音书，这四卷书不相同，但彼此补充。它们向我们说明了关于基督的相同真理。它们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冲突，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是和谐一致，但这好像是最了解耶稣并受到权威默示的人所进行的关于耶稣的一场对话，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需要马太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完全切合旧约的脉络，我们需要历史学家路加过来对我们说，按照顺序，“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需要马可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的—立刻、马上、立刻这就发生了。”然后我们需要约翰福音，这卷浩大、波澜壮阔的神学福音书，不仅带我们回到童贞女生子，不仅回到伯利恒，还回到宇宙的创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我们在这四卷福音书中看到的，是我们需要的一切，是就认识耶稣是谁而言，我们能盼望知道的一切。四卷都需要，不仅是一卷，不仅是两卷，不仅是三卷，而是全部四卷。

问题 13: 为什么约翰福音和符类福音如此不一样？

虽然我们在符类福音中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四卷新约圣经福音书中，约翰福音是最独特的。它绝没有与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相抵触，但它大部分的内容和符类福音很不一样。为什么约翰福音和符类福音如此不一样？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

任何把四福音书都读完的人，都会马上因这个事实感到震撼，就是我们有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看起来彼此很相似—在耶稣的事奉方面，有很多相同的故事，相同的基本结构。然后我们看到有根本不同的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实际上约翰福音的百分之九十是约翰福音独有的。与马可福音

形成对照的是，马可福音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包括在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里面，所以这三卷福音书非常相似；约翰福音很不一样。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确定知道约翰福音为什么不同。肯定的是，这和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也和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有关。四卷福音书都有一个独特的目的。约翰福音看来是在1世纪相当后期时所写，当时教会正面临外部世界，与他们作对的犹大人，还有世俗的对头的新挑战。而所有这些挑战，在一种意义上肯定是与耶稣的身份，他是谁有关。耶稣的神性显然受到攻击，因为约翰福音如此强烈强调耶稣确实是上帝。对于符类福音，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很明显这没有受到挑战。另外一件事，就是教会里出现了错谬教导，所以约翰福音看来是处理错谬教导的问题。另外第三件事就是，反对的犹大人，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确实清楚发生了一场明显的分裂，是我们在符类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中还没有真正完全看到的。所以这三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约翰福音的写作有它特别的强调之处。约翰引用了不同的故事，很明显使用了符类福音没有使用的传统，来证明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

问题 14： 福音书中缺少严格的时间顺序，这对现代读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吗？

把不同的福音书彼此区别开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并不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呈现相同的事件。这主要是因为福音书作者并不总是关心要维持一个严格的时间顺序。福音书中缺少严格的时间顺序，这对现代读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吗？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Bauer

我们看到的福音并不完全是按时间顺序，或按照不连贯的时间顺序，这会给现代读者带来麻烦。这其实和福音书的体裁，福音书的种类有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这已经引发了不少的学术辩论。但存在着一种普遍共识，我相信是相当正确的，就是我们的福音书用的是古代传记的形式。而古代传记和现代传记之间的其中一个差别，就是古代传记写作是有一个明确得多的观点，这观点是反映在传记的写作方式上的。所以，现代传记的特点是时间顺序非常连贯，而古代作者编写传记时，有可能更是按照主题写作，为的是传递他们所描写的人和事的更深意义。我们肯定在福音书中看到这一点。所以即使在符类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中，我们都会发现当中有一些时间顺序上的差异。一方面是马太和马可福音，另一方面是路加福音，这两方面的差异尤其明显，但即使我们比较马太和马可福音，也会看到一些事件是放在故事的不同位置。肯定的是，对耶稣的一些陈述是放在故事的不同位置上。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福音书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的这个事实，有时会给人带来麻烦。我认为对那些期望用录像式来记录耶稣的生平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期望录像带向前转，我们要准确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件事接一件事都要了解。我认为，一旦我们对这

期望更放松，认识到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释放，可以为着福音书作者选择性的陈述去感恩；实际上，未经编辑的录像带，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处理的。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做了选择的工作，已经让耶稣的生平围绕某些主题展现出来。这实际上是让我们的认识变得容易得多。所以我认为，对此我们应当相当放松，例如我们在马可福音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马可在马可福音第1章，只是传递了耶稣在一天里所做一切的生动快照，或者在马可福音2-4章，讲了他怎样胜过疾病、死亡和上帝百姓的其他仇敌。所以我们知道，在某个范围之内它们是主题性的，我认为对此我们应当非常放松，不应过分烦恼。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

福音书作者没有打算让它们按时间顺序，这是因为其实他们并不打算要写耶稣的传记。他们的目标，不是把耶稣生平的事件像报道新闻一样传递给我们，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耶稣的意义，耶稣的属灵意义，耶稣在带进上帝最终拯救这件事上发挥的作用，所以他们要按主题来组织事件。他们要围绕某些关键的主题来组织事件。他们要关注耶稣来要成就什么，而不是表明接着发生这件事，接着发生那件事，接着发生另外一件事，因为就他们而言，他们是在宣告好消息。他们是在宣告救恩的信息，所以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意义远比他早餐吃了什么，之后他做了什么来得更重要。所以对他们来说，时间顺序的意义远远不及耶稣是谁，耶稣做成了什么来得要紧。

斯提夫·考恩博士 Steven Cowan

在四福音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故事似乎是按照非时间顺序的形式讲述。例如相当清楚的是，在路加福音中，路加描述了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可以肯定不是按时间顺序，因为在路加福音一个地方，我们得知耶稣朝耶路撒冷出发——他决心要到那里去。在这之后，很快他就到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一步之遥的地方，但在接下来的那一章，他又回到了加利利。所以，相当明显的是，路加福音不是按纯粹时间顺序的方式描写耶稣的故事。但我认为，这对经文的历史性而言，不应该有任何实在的问题，因为那时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经常都会用非时间顺序的方式陈述故事。我还记得在不久以前读过一本关于美国开国元勋的书，那本书的作者一开始是讲约翰·亚当斯和他的生平，却是从约翰·亚当斯一生要结束时候开始讲，讲的是导致他死的事件的故事，然后以倒叙的方式倒回头讲约翰·亚当斯其余的故事——用的是不同的倒叙。一直以来历史学家都是在做这种事情。没有按时间顺序讲一个故事，这并不表明它不符合历史。这只是用一个有趣的方式讲故事，或者是关注某些特定主题，把某些特定事件分别出来，挑出作者认为重要的一些事，强调这些事。

问题 15： 福音书之间的差异，是否表明它们的作者彼此有分歧？

因为新约圣经福音书之间有差异，很多批判派的解经家就宣称福音书作者其实是彼此有分歧的。这是一种合理的反对意见吗？福音书之间的差异，是否表明它们的作者彼此有分歧？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

这里的问题，就是在诸多其他问题当中纸莎草书卷的局限性问题。你只能在一小片纸莎草上写下这么多的字和这么多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多卷福音书，因为耶稣的事情要说的有太多。确实在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圣经说全世界的纸莎草书卷都不够来写满耶稣说的一切话、做的一切事。所以其中一件事，就是关于可供用来来书写的材料的数量问题。但另外一件事是与观点有关，而每一位福音书作者对耶稣的观点都稍有不同 — 这不是说一位认为他是基督，另一位认为他不是，而是他们对于怎样显明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与此同时是世人的救主，要采取的强调点有所不同。所以他们感到有自由，在默示之下有自由强调耶稣事奉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部分，以及设计问题，回答问题的不同方式。

问题 16:

耶稣时期的犹太人期望弥赛亚会做什么？和这些期望相比，耶稣的表现怎样？

每一卷福音书都是对耶稣可靠的描述，表明使徒对他的见证。对每一卷福音书来说，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耶稣曾是，并且继续是基督，或弥赛亚。但是在第 1 世纪，耶稣是基督的这宣告非常复杂，因为对基督是谁，他要做什么，人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为了让我们明白，福音书称耶稣是基督时，它们指的是什么，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问：耶稣时期的犹太人期望弥赛亚会做什么？和这些期望相比，耶稣的表现怎样？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Bauer

和犹太人的期望相比，耶稣如何活出他的弥赛亚身份，如何理解他的弥赛亚身份，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犹太人对弥赛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盼望，存在着不同的犹太人团体，一些学者实际讲到有多种，而不是仅仅一种单纯简单的犹太教信仰。所以肯定存在不同的犹太人团体，人甚至能说，有不同的犹太教信仰，每一种都有自己对末世的盼望，对弥赛亚的盼望。他们大多数人确实有某种对弥赛亚的盼望。例如我们从死海古卷得知，昆兰人群期望会有两位弥赛亚：一位出于大卫的谱系，从大卫出来，作王的弥赛亚；一位作祭司，出于亚伦的弥赛亚。但当时大部分犹太人盼望有一位出于大卫家的弥赛亚临到。

在犹太人的材料中，第一次清楚无误提到弥赛亚在末世来施行拯救的地方，是在所罗门诗篇，那是大约在主前 50 年编写的法利赛人的作品。特别是在所罗门诗篇第 17 和 18 篇，我们至少看到这卷书代表的这群人对弥赛亚的观点，在当

中弥赛亚实际上被描绘成一个人，不是一个天上的人物，而是一个人，出于大卫的谱系，在以色列之上行使统治权，但特别赐以色列军事上的得胜，胜过反对它、压迫它的敌人，当然特别是胜过罗马帝国。以色列其实要横扫一切，对世上的万民施行政治和军事的霸权，这就是那本书中人对弥赛亚的期望，这种观点显然在耶稣在巴勒斯坦生活的时候相当受人欢迎。当然很明显的是，耶稣驳斥了对弥赛亚的这种认识。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犹太人盼望了大概五六百年时间，等候某人恢复以色列王国。他们没有了王，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所以1世纪的巴勒斯坦存在着很多张力。当耶稣来宣告上帝的国，暗示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被深深吸引，要听他有什么话说。他们期望什么？嗯，也许他们期望某人要恢复圣殿。有人怀疑圣殿到底是不是真的 — 因为它是由信异教的大希律王重修的，所以它到底是不是上帝要的圣殿。除此以外，他们也盼望上帝救赎以色列，成就他在旧约圣经中的应许。上帝要在哪成就他的应许？所以这是他们特别观察留意的。但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想，“我们现在在罗马占领下，肯定的是，如果上帝要成就他的应许，他就要赶走罗马人。”很有可能他们在盼望政治上取得独立。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耶稣宣告他是弥赛亚，他是那要重建圣殿的人 — 但实际上他要作那真正的圣殿 — 他也要成为引入国度的那人，但其实并不是政治独立的犹太人的国度。实际上要传的消息，就是身为君王的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主。所以这和他们期望的有一点不同，而是对所应许的更深层次的应验。

问题 17： 为什么福音书作者认为，彼得具体承认耶稣是基督， 这非常了不起？

现代基督徒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看来都很清楚耶稣就是弥赛亚或基督。我们会认为，耶稣的门徒应该也能看出这一点，毕竟他们在门下生活和学习了多年。所以，为什么福音书作者认为，彼得具体承认耶稣是基督，这非常了不起？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

彼得的认信确实在福音书中起了中心作用，因为这件事出现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这三卷符类福音书中。所有这三卷福音书的前半部分，其实都是聚焦耶稣的上帝权柄，通过他行的神迹、通过他赶鬼、他医治人、对自然界行的神迹和通过他的教训证明他的权柄。就这样彼得明白这一点，认出耶稣确实就是弥赛亚，然后从这一点开始，这一点就发展成为弥赛亚角色是受苦角色的问题。虽然这样，但马可和路加福音对彼得认信的强调，似乎和马太福音有一点点不一样。在马可和路加福音中，所有这些神迹都指向那一点，显然是为彼得证明，向彼得证实耶稣实际上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承认上帝一直通

过耶稣在工作，并且认出，算是按着自己的人性认出，耶稣就是基督。马太接着在这认信之后，记载耶稣首先说的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马太是更强调，这是上帝通过耶稣的工作做出的启示，无疑是通过他有权柄的神迹做出的启示，但因为是上帝向彼得启示，他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看来在马太福音中，上帝启示的观念更重要。

问题 18： 弥赛亚为什么一定要从大卫的后裔而出？

在每一卷福音书中，耶稣弥赛亚角色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他来是当以色列的王。当然耶稣没有达成他同时代的人对弥赛亚君王的所有期望。但每一位福音书作者都向读者保证，耶稣确实在耶路撒冷大卫宝座的合法继承人。对于一些现代读者来说，这有一点让人感到混乱。弥赛亚为什么一定要从大卫的后裔而出？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Wellum

主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为什么一定要是大卫的后裔？这问题的答案是基于按上帝所应许的计划。最终弥赛亚一定要是人，那末后的亚当。新约圣经把这讲得很清楚。但在上帝的计划中，那人性是出于一个特定的家族，一群特定的民，一个特定的支派。我说的，具体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族，以色列民，犹大支派，特别是大卫的谱系。这就是按照大卫之约的情况。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应许大卫作以色列的代表，就是通过他的后裔，通过他的谱系，上帝的统治要临到这世界上。这位出自大卫的君王，被说成是要最终完成亚当的角色，就是治理万民，执行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御令。所以为了实现上帝的计划，弥赛亚就必须要是大卫的后裔，就要成就上帝通过大卫之约向以色列民作出的应许，而从上帝的应许这个角度，所有这些最终都是回到创世记 3:15。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 Richard L. Pratt, Jr.

正常来说，当我们想到基督君王的职分，我们就会想到非常得到尊崇，高高在上的事情，因为耶稣现在在父上帝的右边，并且为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耶稣是在他的人性当中作王得高举。这就是说，耶稣在他的神性中永远是王，他永远是万有之上的主，统治掌权。但耶稣是在他的人性当中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是代表以色列民和上帝百姓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和大卫一样，都是一位附庸的王，他是那位更大的君王，天上的父上帝的仆人。

问题 19： 我们怎样把耶稣君王的职分与他委身要受苦和死协调起来？

让很多跟从耶稣的人感到困惑的一个事实，就是他按照看起来与地上君王表现相反的方式，发挥他作为基督的角色。他没有宣称拥有政治权力，他没有组织一支军队，他没有尝试推翻统治以色列的现存政治权力架构。我们怎样把耶稣君王的职分与他委身要受苦和死协调起来？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事后来看，回过头来看关于这位将要来到君王的预言，你就能协调一致明白像以赛亚书 53 章那样的经文，那里讲到有一位王要来，但他也要受苦，也要死。耶稣相信他要这样做，为人的罪付上赎价，在十字架上他要舍弃他的威严，为的是能赎人类的罪。但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当基督从死里复活，高升到天上，现在他在整个受造界之上居王位，并且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福音书向我们解释了，这位君王真的来了，但实际上选择了放弃了那权利和权柄的一部分，为的是为人类付出罪的代价。

问题 20： 福音书有教导说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吗？

很多与耶稣同时代的人，因着他宣告自己是上帝而感到困扰。很清楚福音书表明了耶稣的人性。但它们也证实了他的神性吗？福音书有教导说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吗？

杰夫·洛曼博士 Jeffrey Lowman

新约圣经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福音书有教导说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吗？”回答当然是“有”，这是很清楚的。例如在约翰福音，约翰开篇时写的，和其他福音书作者写的很不一样。他开始就讲耶稣的位格。约翰福音 1:1：“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然后他非常强调地写道：“道就是上帝。”当然我们在约翰福音 1:14 看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这样，约翰在他写的福音书的开头，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亲口这样说。你在约翰福音 10 章看到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在那里很有意思的是，基督把自己摆在父前面，强调他与上帝同等。你还看到很多“我是”，*ego eimi* 的经文，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世界的光，”甚至在约翰福音第 8 章那令人震惊的一段话里，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斯提夫·考恩博士 Steven Cowan

很明显新约圣经福音书把耶稣描绘是完全的上帝。在这方面约翰福音最明显，约翰在他福音书一开始的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跳到 14 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讲耶稣，

他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贯穿约翰福音，约翰用数不尽的方式重申这个主题，在当中耶稣宣告与父为一。他在 8 章 58 节对法利赛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很清楚表明他与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为一。这就是法利赛人和其他犹太人领袖要拿起石头打他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在宣告自己是上帝。在这方面约翰福音非常非常清楚。

就算在符类福音中，也有强有力表明耶稣神性的地方。例如三卷符类福音书都对我们讲了耶稣受审的事。特别是在马可和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大祭司该亚法面前，该亚法问他那个问题：“你是弥赛亚不是？”耶稣说：“我是。”然后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该亚法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他为什么说了亵渎的话？这是因为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但以理书第 7 章的话，我们在但以理书第 7 章看到这被称为亘古常在者的人物，很显然是耶和华，很显然是上帝，然后某个被称为人子的出现在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人子从亘古常在者那里得到国度，权能和权柄，直到永远，世上的万民都要跪拜这位人子。但以理书第 7 章的这人子不是一个人，他比人多了些什么，他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这从但以理书的上下文可以清楚看得出来，所以当耶稣对该亚法说，“你们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实际上就是在对该亚法说：“我就是但以理书第 7 章里的那人子，我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就是该亚法变得如此恼怒的原因。

问题 21： 耶稣宣告的福音的中心焦点是什么？

福音书表明，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的完全人性，和他作为宇宙之王的完全神性，与他是基督，与他宣告的“好消息”或“福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耶稣宣告的福音中心焦点是什么？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耶稣宣告上帝的国，他宣告好消息，福音叙述讲到他来，通过他的作为，通过呼吁召集一群忠心的跟从者，证明上帝的国；但在这之后，福音书继续讲到他生命的最后七天，这继续去到加略山，去到他献的祭，所以福音书记述记载了耶稣用言行宣告上帝的国，言就是宣告这国，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死，引入了这国。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我们打开福音书开始读的时候，有一件事可能会令我们吃惊，但这无可避免会给我们带来震撼，这就是耶稣传讲、教导和身体力行的，很清楚就是上帝的国。无疑从施洗约翰的传道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传道预表了耶稣，到了预表耶

耶稣讲的第一句话的程度 — 就是上帝的国近了，已经接近了，或者天国已经近了一 — 然后在他一切的教导中，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关于天国的一切比喻中，一切的教导中，一切的作为，表明他自己就是那真正从大卫而出的王，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所有这些清楚的说法，很显然表明，福音书，传福音的人，福音书的作者，要我们清楚明白耶稣的信息，他的一生，都是关于带进、恢复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国。

耶稣主要传讲，或者讲道时聚焦在上帝的国上，这种观点可能一开始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直到我们看到圣经主要的故事一直回到创造本身，是关于上帝的国的信息。虽然“上帝的国”这个说法在旧约圣经中按字面极少出现，但上帝从创造开始，就是一位统治的大君王，一位良善的统治君王，这盼望、这期待、这看见，很清楚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实际上，这在先知书中成为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上帝要通过一位出于大卫的弥赛亚，一位基督，一位受膏者恢复他的统治。所以到了福音书的时候，对于耶稣宣告的是上帝的国，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才是。这主题一直都在圣经里，这是因为它是圣经整体信息的一部分，实际上当你看完福音书，继续去看书信的时候，实际上书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以此为前提，也以此作教导 — 我要一直去到启示录 — 这盼望就是恢复上帝的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本身的中心点，圣经的中心，见证耶稣生死复活的福音书中，他的信息和整本圣经的信息是一样，这就不奇怪了。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国正从天降到地上，从创造来到新创造。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我们回过头来看耶稣的信息时，很值得留意他中心的宣告，就是上帝的国近了。这是耶稣宣告的第一个信息。所以我们问耶稣其实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看回那里。在我看来，“上帝的国近了”这句话给了我们极重要的线索。耶稣是在宣告，随着他的来到，上帝现在是正在降临的君王。所以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帝作王，你要拜他，你要承认他在你的生命中作王，你要承认他透过我，耶稣作王。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承认上帝的国是旧约盼望上帝要引入的国，我们就是认识到耶稣也是在说：“我是旧约故事的应验。”所以耶稣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导，就是“我是应验，我是人盼望的，解决之前问题的答案。”当我们回头去找出旧约故事讲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的一些盼望就是，上帝要带来一位君王，但是他们也盼望上帝要救赎他的百姓，所以耶稣是在说，我是现在要救赎上帝百姓的那一位。当你想起在古代埃及，以色列人被救脱离埃及，得到救赎，耶稣要给我们的救赎，不是脱离埃及的奴役，但是脱离什么？是罪的奴役。我们回头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也会发现人盼望上帝要成就他的圣约，这约就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后裔祝福全世界的计划。所以当耶稣来，说“我成就了那一点，”那么我们就是得到了上帝要通过耶稣做工的信息，就是要胜过邪恶，也把各处的万民带进他的国度。这就是耶稣宣告的中心事情，他是旧约的应验。

问题 22:

耶稣用哪些方式隐含地教导上帝的国？

耶稣经常讲到上帝的国。实际上这是他教导中最常讲到的题目。但有时我们很难在他的教导中看出上帝的国，因为他不是每次都用到“国”这个说法。耶稣用哪些方式隐含地教导上帝的国？

吴慧仪博士 Wai-yee Ng

圣经中福音书讲到神的国，的确用了很多神的国的字眼，因为这个特别是福类福音和对关福音的用字，因为这个是在犹太的背景底下的神赐给我们的一种启示。但是离开了神的国的字眼，如果是有关系的或者是其他文字表达的，我们也是注重的，比方约翰福音就比较多，比如得永生或者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一种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所谓神的国带给我们的救恩，所以神是可以突破这个神的国这个词汇来给我们启示的。

问题 23:

我们可以怎样总结耶稣对上帝的国的教导？

在教会历史上，上帝的国这个观念有时会引发分歧。很多分歧与它的时间有关。这国已经临到了吗？还是要在将来临到？一般来说，圣经学者现在相信，这两种观点耶稣都有教导 — 就是国已经降临，并且它要在将来降临。但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可以怎样总结耶稣对上帝的国的教导？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Bauer

一些神学家说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但还没有完全降临。他们这样说的原因，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耶稣本人就是这样讲的。比如你可以在马太福音 4:17 和对应的经文看到这一点 — 特别是在马可福音第 1 章的对应，一个很紧密的对应那里看到 —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一句非常不明确的话，我认为这是故意不明确的说法。Engiken 这个希腊文单词，按它的词根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它的意思可以是“接近”，实际已经到了的接近，或者非常接近，即将破晓的接近。还有，使用的时态，在希腊文里是完成时态，实际上是增强了它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在已经到了这种意义上的近，和还没有到的这种意义上的近之间的不确定性。这在福音书中表现出来，在所有符类福音中，你会两边并排看到耶稣的话，表明在他的事奉中，上帝的国已经到了。马太福音 12 章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路加在他写的福音书中有一句非常类似的话。路加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耶稣当然是在不断赶鬼，所以和福音书中很多其他说法一样，这是非常清楚的声明，表明在耶稣的事奉中，上帝的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降临了。

但是除了福音书中这些陈述，还有其他声明，指出这国还根本没有来到。所以这些经文把这国描写为是以后要来的。实际上，这是主祷文的一个要点。显然贯穿这整个时期，我们都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来到——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里就是上帝的国已然和未然之间的这种张力，这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所怀期望的一种修正。在末世性的犹太教中，全部现实都是划分成两个时期：现今邪恶的世代和那将来的世代。它的期望就是，当上帝引入他末世的国，那将来的世代，那将是灾变般、突然和绝对地发生的。人将立即从国度之前的时期进入国度的时期，国度的世代。但在新约圣经中，你会看到我称之为新约圣经末世论的“延长”现象。所以末世性犹太教所想象的那个国度的世代，现在再细分成两个时期，现在或已然的天国和未然的天国。但我也要提这个事实，就是马太说的天国，或上帝的国，在一种意义上已经降临，是肯定确定的标记，是真正的保证，表明这国要成为完满。因为上帝一旦开始引入祂的国，事情就不再回头。

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耶稣对上帝的国的教导是充满活力和复杂的。首先他要讲述关于这国临在的不同事情， he 要说这国近了；有时他说这国已经来到了。它近了，因为它准备闯入这个世界。这些是第一种的说法。在一种意义上，就在他说这近了的时候，它已经部分来到了，是因为在发出第一次宣告时的预兆已经在这里，神迹现在随时就要发生，众人要悔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国显现的第一个会切点上。后来他说这国已经临到了。他使用了一个意思是旅程已经结束的词。虽然当时还没有火车，其意思是火车已经进站，飞机已经着陆，船已经进入港口，诸如此类。它到达了。它特别提到赶鬼的事情。“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天国”——或者按照不同福音书的说法，上帝的国——“已经降临在你们中间”——或者已经到了。它就在这里。——“我赶鬼，这就证明我有胜过撒但的权柄，我正掠夺他的国。”当然也是确实的，就是耶稣也要用将来时态讲到这国。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愿它来到。”如果已经到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祈求它来到？当然答案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已经来到，又还没有来到的。比如一对夫妻开始感受到他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彼此相爱，他们的爱情已经部分来到，但还有更多的，是将要来到。这要变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你开始一份新工作，你说，啊，我已经达到目标了，我现在得到了我过去一直追求的位置。但你其实只是刚刚开始，你还要在智慧和知识，训练，经历和成果方面变得更深入得多。所以很可能的是，圣经在两方面都讲，国已经到了，以及它还尚未来到。我们将要在这国里再喝那新的，我们要在那国里庆贺主餐，所以这既是已然也是未然。

很重要的是要思想，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在什么意义上追求这国？我们如何作为这国的成员生活？一如既往地，这里有几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我们顺服君王。我们听了王的美好律法，我们顺从耶稣的话。我们效法他的行为，他用不同的方法鼓励我们这样做。我们活着，也要记住这个事实，但说这个时候要谦卑，就是王已经让我们管理他的国。“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你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我们有责任为上帝管理这个世界。当然这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区分国度和教会。教会是国度的焦点，是国度的聚焦点，是国度的先锋，是养育国度的，但并不是国度的全部。我们开设任何一种基督教学校，这国就显明了，这很容易理解。这国也在我们生活中不断扩展的圈子里显明。当我们作丈夫和妻子的爱我们的配偶时，我们看顾儿女时，我们把基督的一些香气带给我们的邻舍时，我们帮助不断灌输温暖和照顾，人病了，我们送饭给他们吃，他们受感动时，神的国也就在这些时候显明，这是很快的一这是我妻子的做事方式 — 不管我们住在什么样的社区里面，有人病了，有需要，消沉，她都会去送饭，你知道事情变得怎么样了吗？在两年、三年、四年和五年间，人们相互送食物，他们彼此照顾，活出人本该如此的样子。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你在音乐圈工作，你的工作是写流行曲赚钱。要写出造就人，不是说教，但多少反映出圣经道德标准的流行曲，这不容易。你生产汽车，你的工作是为你的公司创造利润。你设计任何东西的时候，你搭建建筑物的时候，你卖广告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你工作的方式可以是完全服务你自己或你的公司，剥削或漠视你本来可以服务的人，或者你可以留心把国度带进来的责任。我们可以问这个试验性质的问题。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全天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应上帝百姓合理的祷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有没有给任何人他们日用的饮食，你有没有给他们吃的，穿的，蔽身之处，爱和保护？你对待别人，和你希望他们对待你自己一样吗？君王向你发出微笑吗？主耶稣向你发出微笑吗？哦，你没有完美执行出你的计划，但你有没有努力按向王忠心的方式来生活？当我说我们每天的工作，我指的不只是我们受雇的工作，我们领工资的工作，你有可能是受薪，也可能是不受薪，你可能是自愿者，你可能是在家工作。但我们有责任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服事君王，服事主耶稣，从内心开始，首先在教会表现出来，然后表现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是对耶稣生平和教导的可靠叙述。圣灵默示了福音书作者，把这些叙述记载下来，圣经和圣经以外的来源都见证了它们是可靠的。虽然福音书之间有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只会增强它们的价值。福音书是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好消息”它们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以及他国度的降临。它们向我们保证，耶稣，我们的君王和救主，出于大卫家的受膏者，已经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带给我们生命。我们每天应该活在这得救的确据中。

理查德·鲍克汉姆博士（Richard Bauckham），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in Scotland]，荣誉教授，新约学者和作家。

大卫·鲍乌尔博士（David Bauer），爱斯博瑞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释经学学院院长，及归纳法圣经研究 Ralph Waldo Beeson 教授。

斯提夫·考恩博士（Steven Cowan），伯明翰神学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护教资源中心副主任和哲学与护教学副教授。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Dan Doriani），密苏里州克莱顿中心长老会[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layton, Missouri]，主任牧师。

杰夫·洛曼博士（Jeffrey Lowman），阿拉巴马州阿拉巴斯特福音长老会[Evangel Church PCA in Alabaster, Alabama]，主任牧师，及伯明翰神学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讲道学和系统神学教授。

奥尔伯特·穆勒博士（R. Albert Mohler, Jr.），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美南浸信会旗舰学院）院长。

吴慧仪博士（Wai-yee Ng），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in Hong Kong, China]，圣经研究副教授。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Jonathan Pennington），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及博士研究部主任。

贵葛·派锐博士（Greg Perry），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副教授兼发起城市事工部主任。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Richard L. Pratt, Jr.），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主席，及改革宗神学院奥兰多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Orlando Campus]，兼职旧约教授。

大卫·瑞德林斯博士（David Redelings），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新约教授。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Mark Strauss），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新约神学教授，1993 前曾任教于拜欧拉大学基督教遗产学院[Biola University, Christian Heritage College]，及泰伯特神学院[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司蒂文·苏拉卡斯博士（Steven Tsoukalas），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护教学与基督教思想副教授。

西门·沃伯特博士（Simon Vibert），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l, Oxford]副院长，讲道系主任，前英国温伯顿圣路加教会教区[St. Luke's Church, Wimbledon Park, UK]牧师。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l], 新约研究和圣经神学导师。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Wellum),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基督教神学教授。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 爱斯博瑞神学院, 肯塔基州维尔莫校区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Wilmore, Kentucky], 新约释经学教授。